



当工作可以网约 数字游民一根网线 闯天下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28岁的向玲娇第一次听到“数字游民”一词是在一条播客上。去年下半年,她也成为其中一员,一路从深圳游过了成都、重庆、杭州、上海、长春,还作为南方的孩子在吉林延吉度过了北方味十足的农历新年。

但对于工作,她一点儿也没耽误,只不过办公地点随机多变:可以是街角咖啡店,也可以是酒店,也可以是去往下一地点的飞机、高铁。

所谓数字游民,是一群告别了朝九晚五的班班工作,靠着一根网线闯天下的新职场人。他们或是远程办公,或有自由职业,也可能正在自主创业。

有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已经有3500万数字游民,到2035年这一群体将超过10亿人。尽管数字游民在我国还处于“新词汇”,但随着企业数字化的高度普及,之前的3年疫情使得企业越来越接受远程办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向往这一更加自由灵活的工作生活模式。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将达1158万人。中国国家发改委会副主任李春临3月6日称,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鼓励青年群体依托平台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等。

数字经济或将成为今年毕业生就业的一大着力点。

那么,成为一名数字游民,真的可以自由自在地背着电脑置身广阔天地吗?

不躺平不内卷,年轻人向往一种很新的工作

向玲娇曾在一家公司从事销售工作,但时间的压迫感让我觉得没了自己的空间。于是,她辞职和几个朋友创业做亚非青年文化交流。工作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了,她尝试走出家乡深圳。在深圳工作生活成本高,我给了自己两年的时间,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当然,我会规划自己的资金,在可承担的范围内多走走。

如今无论在哪里,向玲娇每天的工作节奏几乎不变:由于与非南存在时差,公司早会定在了下午两点,随后和同事们一起线上办公,上午则成了自己的时间,看看书、跳跳舞。她告诉记者,加了几天班后也会给自己放两天假,没有项目时会很悠闲地享受生活。

1999年出生的刘叶子大学毕业后并没有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如今她已经在浙江舟山的花鸟岛上做了4年多“岛民”。因为热爱写作,写过爆款文章,找她约稿的人不少,有时候她也会接一些公众号运营的工作。忙碌之余,她的生活就是每天看海、看书、喝咖啡,偶尔去山上探探险。

我也在上海的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但

我的要求是不希望上班打卡。在公司虽然收入高一些,可房租贵、消费高,生活幸福感并没有现在这么高。刘叶子说,现在平均每月能有6000元左右的收入,最近准备开一家咖啡馆。不求大富大贵,只求生活得开开心心。

在社交平台,不少年轻人分享了自己作为数字游民的工作体验和感受。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印尼巴厘岛、泰国清迈和国内的云南、海南等地,都已经成为数字游民的聚集地。有旅居大理的网友称,做了两年资深数字游民,以撰稿人、编辑和自媒体博主的工作,平均月花费5000元,保持不躺平不内卷的身心平衡,我活出了城市中两万元的生活质感。

前不久,“如何看待年轻人大城市赚钱小城安家#”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榜。当工作可以网约,Java工程师高磊结束了近10年的“北漂”生活,回到了家乡天津成了一名“网约程序员”,在IT灵活用工平台“猿派”上接单,这些任务单可以来自全国各地。

没了租房、通勤、生活等的压力,幸福指数直线上升。他告诉记者,尽管可以远程办公,但他还是保持了早9点开始工作的习惯,要非常自律,什么时候必须工作,什么时候可以放松,自己要把好工作生活节奏才可以。

瞄准服务端,让数字游民不再孤身奋战

让向玲娇印象深刻的,是在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旅居的一个多月。一天,她和小伙伴们在公社食堂吃完晚饭后摸黑返回社区,小伙伴们在路上感慨说,这时候在上海还没下班呢。向玲娇感叹,我以为在数字游民公社会很躺平很无所事事,但早晨8点起床后,还是发现有人在操场上大声读书,有人晨跑,有人开早会,有人在捏黏土制作艺术品。每个人都在舒服地生活,卷着工作。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数字游民选择旅居一些自然风光秀美、交通便利、生活成本低的城市,如云南大理、海南陵水、浙江杭州周边莫干山、安吉等县域城市。尽管数字游民在中国的规模依旧很小,但一些企业已经瞄准了数字游民的相关服务,让他们不再孤身奋战。

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正是由安吉溪龙乡政府联合上海爱家集团在溪龙乡溪龙村横山自然村间专门打造的。运营负责人王丽告诉记者,数字游民群体在国外比较常见,但他们发现,近几年随着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的改变,国内的数字游民也慢慢出现了。

王丽说,他们将当地的废旧厂房进行了改造,既有公共区域,也有住宿区和办公区,我们希望年轻人在这里能够交流互动,不断激发创意,甚至留下来为当地乡村振兴一起助力。

2021年8月开始试运营,同年12月正式开放以来,已有400余名数字游民陆续来到这里工作生活。让王丽感到惊喜的是,这群年轻人正在和当地村民不断接触,公社里的年轻人会帮经常去的几家餐厅设计海报,做门头设计、菜单设计等,让当地的小店铺变得更有吸引力,他们

还给村里办了份《白茶原小报》,介绍溪龙乡及周边城市的吃喝玩乐地。

前两年是公社的1.0版本,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来,今后的2.0版本,我们希望这些年轻人过来之后,能与当地发生更多联系,为当地村民做些什么,或自己在这里发展事业等。未来,或许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发展。王丽说。

和数字游民公社不同,创业青年张建胜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接受远程办公模式,疫情期间,一些企业发现部分岗位员工远程办公后,生产力并没有下降。考虑到企业降本增效,远程办公的模式也可以保留。于是,2020年下半年,他带领团队创办了网约程序员平台“猿派”,程序员可以在平台上随时随地灵活找到高薪工作,企业可以利用AI智能匹配快速找到技术人才。

我们认为,随着00后步入职场,大家对时间自由度的向往越来越高了,未来的自由职业者也会越来越多。张建胜告诉记者,平台上有年轻程序员到北京旅游时,找了一份互联网公司短期工作了3个月,不仅收入可观,还深度游玩了北京,下个月他要去杭州旅游,又预约了杭州当地的工作。

作为垂直类灵活用工平台,张建胜希望既为企业缩短招聘周期,提高到岗率,也要帮助程序员提高收入。我们在简历筛选上下了大功夫,同时,我们也在建行业测评体系,平台上的程序员要完成等级认证、技能测评、定岗定级等,形成人才报告,薪资也根据级别进行了标准化。

张建胜说,基于算法+数据的技术,程序员接单和企业下单次数越多,匹配精准度越高,目前几乎可以做到一天收到简历,两天就



3月18日,岑巩县中等职业学校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在油菜花地里学习直播销售蜂蜜。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中等职业学校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探索职业教育模式,将实操课程搬进田间地头、厂矿车间等生产一线,有针对性地培养订单式、就业人才,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湖南衡阳:带着浓烈烟火味的电商IP发展迅猛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洪克非

湖南衡阳一家电商团队的农副产品,在春节期间每天销售额都达100多万元,最高峰达到一天800万元。奇狼电商负责人雷小波团队的产品多数是衡阳当地特产,腊肉、卤粉、酱板鸭,还有辣椒酱。与其结盟的多个电商和一大批供应商连成一个复杂而高效的网络,推动着当地乃至湖南乡村的振兴。

回乡创业遭遇寒流

1986年,雷小波出生于衡阳市祁东县的一个小山村。从小他就跟着父亲辗转湖南、云南、广州等地求学。中专毕业后,他在小作坊里做过打火机,在工地上做过临时工。人生低谷时,甚至拿过200元一个月的工资。

2010年,雷小波在广东开始进入电商运营行业。两年多后的滚打跌爬,终于在竞争激烈的电商行业占有一席之地。2015年,雷小波返乡创业,成立湖南日日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进行电商服务与孵化。他设想将在广东的成功模式复制于当地。

2015年4月1日,他们入驻衡阳市雁峰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招募了二三十人,在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开始绘制他的电商蓝图。

但昔日的成功方式在异地显然不适用。雷小波回忆,半年内亏损七八十万元,转型已经势在必行。

当时的思路就是求活路,各种业务都做。雷小波说,最低谷时,一个做剃须刀的老总,找过来要求他们做代运营。

这位姓胡的老总有成熟的品牌和网店,但由于不善于经营,每天营业额仅有3000多元。雷小波接手后,销售额每天都能达到7万元,两家公司都活了。雷小波开始对整个的市



雷小波团队 衡阳电商联盟供图

场有了很大的信心。他发现,以前那种做网店运维收取服务费的方式难以展开,更多的厂家商品需要帮助售卖。

此后,他回到广州,又接了好几单这样的业务回来,并在江西等地如法炮制,开拓市场。

寻求突破,拿下30家天猫店

合作伙伴开始接踵而至。将一个月销10万元做到月销千万的投影仪项目让他真正声名大噪。

事出偶然。2018年,一个包装厂老板看到了雷小波团队运营方面的能力,希望合作。言谈间,他拉上了一个制造投影仪的朋友。最后3人决定成立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主要卖打包机包装材料 and 投影仪。雷小波派出专业团队运作。

团队的一个笔杆子在小红书上撰写了一篇文章推介投影仪,由于思路巧妙,得到了几个网红的置顶推荐,瞬间成为爆款。卖投影仪的天猫店月销售额突破千万元。一个周期下来,最终实现了3000多万元的销售额。

生意火爆,但雷小波却看到了危机。代运营的合作虽然成功范例不少,但一些合作对象在成功后往往选择自己单干,导致市场不能稳定发展。学会一个就跑一个,最终会导致你公司没有核心的东西,需要不断找业务。雷小波苦苦思考,想努力扭转这一局面。

乡村成为一个触点。衡阳是湖南的第二大城市,历来具备强大的农业基因,金甲岭萝卜、衡山红脆桃、三樟黄贡椒、衡阳台源乌莲、衡阳湘黄鸡、耒阳田和草鱼、寺门前猪等品牌获得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雷小波每次回到家乡,看到很多农民辛辛苦苦种植或制作的农产品大多数还在以传统的方式销售,很多时候甚至无法变现,现实一次又一次触动他的内心。

当地电商平台的高超模式给予他启发:应该搭建一个平台,让各类产品来入驻。然后依靠团队强大的销售能力打开市场。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食品,期望能整合湖南所有食品厂的产品在这里卖。

然而,信者寥寥无几。为了取得厂家的信任,雷小波用工厂的营业执照开了天猫店铺,企业管供货,雷小波出推广费,销售的收入直接汇到工厂。

2018年,湖南梦缘食品还只是衡阳珠晖区的一家只有200多平方米的小加工作坊,产品主要在线下传统市场销售,而且面临着巨大的生产危机。

通过深度交流后,雷小波开始为打造网红品

牌,布局天猫旗舰店,是产品走向市场的最快路径;其次可主打无添加的健康产品,并改变传统线下包装方式。这些举措很快得到了梦缘食品的高度认可。

双方一起挖掘衡阳本地地理标志产品的特色食材黄贡椒和鸡萝卜,主打无添加辣椒酱,并改变传统单色剁辣椒的模式,共同开发了三色剁辣椒,彩椒酱、鸡萝卜等受消费者青睐的品类,销售一下打开了局面。夏家咀天猫店多次位居天猫食品第一,复购榜第一。

目前,梦缘食品年销售辣椒酱超1000万瓶,投建3万平方米的新厂已投产,现在为奇狼电商、饭匹兄弟、干饭兄弟、罗伟明等下饭菜美食类头部电商供货商。

寻求合作的厂家蜂拥而至,一年多时间,雷小波的团队在天猫开了30家湖南特产店,占整个衡阳市的六分之一。他借此将快递公司、供应商全部整合到平台里成为公司股东。

如何扩大朋友圈

雷小波力推辣椒酱时,衡阳本地另一个叫张建林的青年也跃跃欲试。

张建林擅长供应链,家人在当地大市场里做线下批发,产品比较丰富。眼瞅着雷小波的农产品势头火旺,张建林在辣椒酱这个小品类上发起进攻,一度做到与雷小波等量齐观的程度。但在雷小波采用多品类、关联销售等方式狙击下,最终败下阵来。一番鏖战,双方见面后,反而成了朋友。

90后张建林开始另辟蹊径做腊肉。通过将腊肉产品改良的新技术,极大降低了成本,并利用拼多多平台做成了国内最大的腊肉供货商,在四川湖南等地开办基地,一年成交10多万元。

雷小波的平台也售卖张建林的腊肉,备年货的时节,高峰期一天有几百万元的成交。如今在抖音平台大火的饭匹兄弟也与雷小波团队颇有渊源。

这个95后的青年团队在抖音兴起时做视频带货,之后发现了热销的辣椒酱,便过来寻找合作。

此刻,雷小波的辣椒酱已经做到了全国顶流。雷小波应允饭匹兄弟团队销售其名下所有产品,并直接给出工厂价和最低的物流成本,让他们去推广。

精于视频拍摄的饭匹兄弟,围着灶台和饭桌,将最纯粹的乡土气息用最原生态的镜头记录和呈现,迅速走红网络,很快在抖音里将辣椒酱做成最强,并开始打造自己的品牌,成为当地炙手可热的新晋乡村网红达人,一年销售农产品近亿元,并在奇狼电商的支持下,建设了完善

可以面试,程序员和企业之间可以无缝衔接,为了保障程序员的权益,他们还会帮助程序员进行完税等一系列保障工作。去年11月,猿派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数字游民可不是简单的“自由自在”

在刘叶子看来,选择这一看上去很自由的工作生活方式之前,总要有做数字游民的技能 and 能力,更重要的是自驱力。她坦言,不管是帮别人运营新媒体账号,还是更新自己的社交平台,都需要不断地督促自己更新,尤其是写文章的灵感并不是时刻都有,必须逼着自己去做,还要做好,不然自由散漫状态下,有可能工作就丢了。

不少人羡慕数字游民的自由自在,但刘叶子还是需要随时随地掏出手机、电脑工作,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早已无法分开了。向玲娇也谈到,最初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还是花了一段时间。成为数字游民也有门槛,如果一开始觉得没有约束很轻松,自由到后来就会觉得浪费了光阴,越是自由的状态,越需要自律。

但也有成为数字游民的网友分享说,居家办公几年来,逮着快递小哥都要唠几分钟。从上海搬到苏州太湖边上生活,做了两年数字游民的李染也经常会在社交平台遇到这样的提问:会不会觉得与世隔绝?

李染觉得,每个人成为数字游民的状态都不一样,如果喜欢隔绝,可以天天待在家里。但其实还有更多选项,比如旅居、结交公司外的朋友、和陌生人聊天等,如果一开始比较难,就当作为打开自己世界的挑战了。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距离上海市中心约百公里的崇明岛上,有一个用花博会闲置集装箱改造的“植物工厂”。这里摆放着的每一个集装箱内,都有可以自动控温、测温的空调,自动为植物补养给分的仪器,还有比自然光更能促进植物生长的多光谱光源。植物在集装箱里,相比在温室大棚里,长得更茂盛。

最近,一群来自上海农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公司、拜耳作物科学公司、北京极星农业公司等大学、研究所和企业的青年科学家聚集在这里,他们为一棵名为“翠恬”的新品种生菜而来。

从2月13日开始,他们在这里进行一场生菜比赛,或现场、或远程控制,这些名校的硕博士用90天的时间PK谁种的生菜更多、更有营养、口感更好,还要PK谁的算法更优、能耗更低。这场比赛名为“光明多多垂直农业挑战赛”,种植地为上海本土国企光明集团在崇明布局的光明母港垂直农业研究中心,比赛组织方为以农业为核心的互联网公司拼多多。

摆在这群“高知农人”面前的是设施农业的高端局。种植场景从前两届大赛的云南高原温室升级为纯人工光、立体种植的集装箱。

农业“高端局”亟待破局

垂直农业是近年来在海外兴起的一种新型农业种植类型,它是指在室内,采用无土栽培的方式,配合生物有机肥,将规定面积内的亩产效益最大化。它可以将污水转化成食物,大大降低能源成本,同时能够提供更多的食料。

但垂直农业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尚未可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种植成本过高,参与企业盈利不易”。

设施成本、后期维护成本都比传统农业贵;另一方面,我国的蔬菜价格较低,盈利困难。上海农科院团队负责人、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蔬菜学专业的博士何立中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有个别“植物工厂”在探索种植草莓、西瓜等经济水果,摸索盈利模式。

他介绍,近年来随着LED光源、空调、自动灌溉设备等产品的性能提升、价格降低,垂直农业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大企业的关注。10年前的LED灯大约要卖50元一根,现在只需10元一根;10年前可能耗电100瓦,现在耗电只有50瓦。何立中说,随着垂直农业所需硬件设施的迭代更新,这种农业“高端局”也将逐步迎来发展的春天。

拼多多副总裁戴志辉告诉记者,我国人口众多,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型一线城市未来需要破局。城市农业如何用更少资源种出更多粮食,“从大田到大棚,我们已经实现了对环境的部分控制;而封闭环境下的垂直农业可以实现独立于外界的持续食物供应,这是未来农业的大势所趋”。

一棵生菜动用了4个博士、1个硕士、两个学士

2月14日,上海市人社局认定的“超级博士后”、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博士后查凌雁来到光明母港垂直农业研究中心的一处集装箱物房内,查看主办方前期种下的对照组生菜的生长情况。

为了让所有参赛团队可以“对比”一般情况下的生菜生长情况,主办方特地在经其自备研发团队确认的种植环境中,先行种植了一批同款车型生菜。空调温度感觉略高了一些,能耗会高。查凌雁在团队里负责植物的栽培工作。她要在实时观察生菜的生长情况,并作出相应的营养液调整、室温调整、灯光调整的安排。

她本科是设施农业专业,硕博是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专业,是典型的工农交叉专业人才。记者注意到,上海交大的这支7人团队中,像查凌雁一样具有农学背景的有3人,其余4人均为“工科男”。团队内包括4名博士、1名硕士和两名学士。

我们对植物的生长进行实时分析研究,根据不同生长阶段为植物配更加合适的土壤,工科生负责实现植物生长的自维持。查凌雁告诉记者,每一支参赛团队都有自己的集装箱,里头都布置着相同的空调、灌溉设备、LED灯带,如何调试好这些设备、如何准备营养液、如何让这些设备尽量自动化地运作,是各个团队的“秘笈”。农学专业的成员负责判断生菜需要什么,工科生们则负责实现他们的各种设想。

比如,为了尽可能减少人员进出给集装箱内带来病菌,农学生们就要求给植物装上24小时直播的微距摄像头,让他们可以远程观察生长情况,植物全部无土栽培,不能长时间要靠“水”从哪里引入,引入后如何与营养液进行自动配比并灌溉到一层叠着一层的“田”里,灌溉的频率是多少、如何远程调控等,也需要工科生们来负责实现。

工科生也想入局农业

上海交大团队的导师鲍华博士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这个工科学背景的长聘副教授近年来当上了上海交大绿色能源与新农村中心的主任。他告诉记者,如果仅从就业角度来看,上海交大的工科生几乎都不发愁,但现如今,不少工科生产生了去看似较为冷门的农业领域发力的想法。

焦隆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读研期间就瞄准了“海上种生菜”项目。为了把生菜种好,他还自己在实验室里种了40多批次的不同品种的生菜。生菜种出来后,他也学着农学生那样去分析生菜生物量、营养素含量、保鲜能力等。

其实做这些设备,对我们工科生来说并不难。海上种生菜也是一样,本质都是一些不算太难的工程问题。我比较在意的,是谁能想到在海上种生菜这样一个应用场景。焦隆说,只要有好点子,工科生都能帮忙实现。

比如,在上海这样的农业用地稀少、人口众多、蔬菜需求量极大的城市用集装箱种蔬菜,实现一年四季季有收获且产量翻上10倍、20倍,像这样的“好点子”,焦隆就觉得就值得自己为此付出经历去投入。据悉,焦隆所在团队前期在上海交大“深蓝计划”的支持下,搭建了一个只需要太阳能和海水即可长期稳定运行的“无能耗海上自维持蔬菜种植系统”。

法籍华裔工科生熊元科也想在工农交叉学科领域有所发展,为此他主动请缨加入上海交大种生菜的团队,我从小在欧洲长大,特别能感受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垂直农业在欧洲不算新鲜事物,但在国内还没发展起来。

记者注意到,随着近年交叉学科的兴起,与工科交叉的农学专业也越发受到青年学子的欢迎。何立中所在的国家设施工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崇明基地,近几年的硕士招考分数始终名列前茅。有时还会有高分的学生进我们研究中心。何立中说。

他介绍,过去不少青年学生一听说“大田”就紧张,觉得大田里做学术研究很辛苦。但现在,随着设施农业、植物工厂、人工智能的发展,农业有了“高端局”,手机软件点一点,田里就能实现自动灌溉,农业与高科技一结合,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就大了。

但何立中也注意到了“植物工厂”未来发展瓶颈问题——能耗较高。欧洲这两年因为能源紧张,也陆续关闭了一些植物工厂、垂直农业工厂。他介绍,目前已有有一些有前瞻视野的企业开始尝试与高校合作,从节能角度更新、转化一些农业设施,专利成型后再由企业去推广产品,目前国内(企业)这种意识还不是很强。垂直农业在全球来看是“风口”,在国内则有些高冷。

据悉,光明多多垂直农业挑战赛自去年8月开赛以来,已经吸引了全球30支团队、150多位青年科学家晋级。初赛后,15支队伍进入初赛。经过比拼,最终4支高水平战队晋级决赛,包括“赛博农人”队(CyberFarmer)、上海农科院队、生菜快长队(Lettus Grow)和上海交大生生不息队。